

闭上眼睛看

书画艺术的非视觉性评说

于明诠 著

闭上眼睛，就能看到眼睛所看不到的更多的部分。书画艺术不仅仅在于眼睛所看到的部分，更在于眼睛所看不到的更多的部分。所以墨代的亚瑟认为，书法的妙趣“只可心悟，不可目及”。

正如相声是语言艺术而非听觉艺术一样，耳旁听到的情节和故事，用心听到的才是妙趣和味道。闭上眼睛，打开心扉，一片澄明。

山东画报出版社

不用心，甚至有时是未及心，所谓化腐为神奇亦可也。
评说线条线条名而僵劣乃失。用质是
不如用韵味更恰当。质是评说是
迹。而韵味然受而是内涵。形迹可以用明
暗分辩。而韵味内涵只能用心感受。

见山见水楼 丛稿

闭上眼睛看

书画艺术的非视觉性评说

于明诠 著

山东画报出版社





于明诠，山东艺术学院教授、研究生导师，山东省高校重点学科首席专家，系中国书协行书委员、沧浪书社社员、山东书协副主席。多次参加全国书法展览并获奖；发表书论、诗文多篇；出版著作《是与不是之间》《书在哪，法是个啥》《单衣试酒》《墓志十讲》《书法篆刻教程》等。

目 录

一 心目了然

闭上眼睛看 / 3

也说“书法本体” / 13

笔墨传统及其当代呈现 / 23

反思百年书与画的“合分”走势 / 30

玩法有别 理趣无二 / 40

像写诗一样写字 / 46

二 灵采芬芳

古意妙翻 灵采独标 / 75

黄宾虹书画创作理念略述 / 81

大风起兮云飞扬 / 100

启功的“俗白” / 107

冷月孤轮照海天 / 114

三 文心氤氲

王学仲与欧阳中石的书法意趣 / 133

沈鹏的“暧昧” / 141

郭子绪的“味道” / 150

一笔一画都写到生命的实处 / 157

刘正成与当代书坛 / 163

华人德先生二三事 / 187

待将诗意横涂抹 / 201

四 意境婆娑

说戏画 / 213

朱新建的意义 / 217

寻找人生的烦恼与快活 / 220

五 经典心语

王献之《洛神赋十三行》 / 227

墓志书法的艺术特点及临习我见 / 234

墓志书法的临创转换 / 242

颜真卿《祭侄文稿》 / 254

苏轼《寒食诗帖》 / 260

自序

闭上眼睛，就能看到眼睛所看不到的更多的部分。书画艺术不仅仅在于眼睛所看到的部分，更在于眼睛所看不到的更多的那些部分。所以唐代的亚栖认为，书法的妙趣“只可心悟，不可目及”。时下流行书画艺术是视觉艺术的说法，仅仅是对书画艺术最外在、最表面现象与特点的描述，是在林林总总的各种艺术形态之间给书画艺术一个归属与分类。若由此认定书画的本质是视觉艺术，不是错，而是将其表面化、简单化了。正如相声是语言艺术而非听觉艺术一样，耳朵听到的是情节和故事，用心听到的才是妙趣和味道。

闭上眼睛，打开心扉，一片澄明。

于明诠

丁酉芒种于见山见水楼

一 心自然

闭上眼睛看

按西方的说法，上帝造人那么麻烦的事，七天就完活了。不管轮廓大样还是精雕细刻，眼睛当然是万万不能忽略的。眼睛对于人很重要，没有眼睛，就不能感受世界的缤纷多彩。小时候，看见瞎子拿根竹竿指指戳戳地走路，就替人家难过。天天黑咕隆咚地过日子，急也急死了。有一天，村上来了说书的，坐一边弹弦子的正是一位盲人，说书的人不厚道，转弯抹角地糟蹋那位盲人。正式开书前，先唱一个小段，大意是说正常的人一对眼睛一张嘴，好比正房堂屋，两个窗子一扇门；一只眼的半瞎子就好比偏房，一扇窗户一个门；双眼瞎的呢，就是茅房，乡下的厕所大都是有门而没有窗的。弹弦子的瞎子苦笑一下，不急，大概习惯了这种配合演出方式。村里人朴实善良，虽然笑着，却还是纷纷骂那说书人“缺德”。一般来说，正常人都都有两只眼睛，但眼睛与眼睛却大不一样。比如有人色盲，分不出红、蓝、黑、白，要做司机就比较麻烦，明明红灯却看成绿灯，是要出人命的；要当画家当然也不行，

别说西画对色彩要求极为精准，就是画国画水墨也有个墨分五色的说道，讲究大了。别说画画，恐怕看画也看不出精粗高低。就算不色盲，眼睛的视力差别也很大，一般人眼睛视力在 1.5 左右，近视眼、老花眼视力有了问题可以戴眼镜矫正。若是飞行员呢，要在 2.0 以上，再高了可能就是特异功能了，像孙悟空那样随时随地“透过现象看本质”的火眼金睛，大概人世间还没发现过。所以，人活着就要做这样那样的事情，不管事情大小繁简、高低贵贱，具备一双正常的眼睛恐怕是最基本的条件了。而人们从事各种各样的职业，做各种各样的事情，结果和目的也大多与人的各种器官有关，比如唱歌、唱戏、演奏器乐，是为了满足愉悦人的眼睛、耳朵，大人物马克思就有句名言，“对于聋子的耳朵来说，再美的音乐也毫无意义”。两百年以后，许多书画理论家们也终于研究出了一条铁的规律——对于瞎子来说，再美的书画艺术作品也是白费劲，书画艺术就从此被定义为“视觉艺术”，也有的干脆就叫“造型艺术”，叫法有别，本质无二。此论一出，天下臣服，写写画画的事从此就“视觉”“造型”开来了。

我一直觉得把书画之类的事体定位成“视觉艺术”不太妥当。视觉就是眼睛的自然功能，正常的眼睛都有视觉的功能，查体的时候有一个项目就是查视力，视力正常，视觉就应该正常。但视觉、视力正常的人看人看物看问题得出的结论往往并不一致，有时甚至完全相反，原因何在？俗话说“耳听为虚，眼见为实”，“亲眼所见难道还假了不成”，哲学上又有句话“透

过现象看本质”，谁不想一眼看清本质？眼睛看到的到底靠不靠得住？这时候人们往往又会引申出另外两个词——“眼力”和“眼光”，为啥张三看得明白李四看不明白？一句话，眼力、眼光问题。眼力、眼光者何？好像和眼睛有关，但又绝不仅仅与眼睛、与眼睛的自然功能视力、视觉有关，因为更重要的是和眼睛后面的分析思辨以及感悟能力有关。

扯得有点远，这里只说书法。自 20 世纪 80 年代有了“书法热”以来，伴随美学大讨论的热潮，书法是视觉艺术的事你说我说大家说，就几乎成了真的一样，甚至基本是板上钉钉了。对于写字者来说，研究观众的视觉感受就是第一等的大事，好比做饭要研究吃客的味觉一样，但厨艺至今仍称作厨艺，好像不叫“味觉艺术”。服装服饰也不叫“人体装饰艺术”或“衣料、款式、视觉及体温保持艺术”之类。再比如相声，演员上台一张嘴就说相声是一门语言艺术，看似废话，其实说的正是这门艺术的本质。相声固然是让人听的，但若称其为“听觉艺术”，恐怕就不太靠谱了。书写者既然一心研究书法创作的“视觉”，那研究什么呢？无非就是线条质量、点画结构、涨墨飞白、方圆曲直、空间构成、章法布局以及线条如何分割空间——强调视觉的对比变化、锐角和墨团墨块的安排使用以强调视觉的紧张感和稳定感、落款释文位置的不合常理以增加视觉的陌生感新鲜感，等等等等，反正都是正常人的眼睛努力一下就能“视觉”出某种效果的林林总总的技术指标。这样弄来弄去，书法艺术就成了手工制作。

书法的图式是“视觉”清楚了，但其中的文化意蕴也荡然无存了。在专业的书法圈子里，“老干部书法”是要被嘲笑的，但所谓的专业书法创作一旦变成这样的“视觉艺术”，成为图案设计或摆积木似的游戏娱乐，也就没有资格再嘲笑“老干部书法”了，同样是游戏和娱乐，五十步笑百步而已。

西方有一门美学叫“接受美学”，是专门谈艺术作品从作者这里完成之后的一系列问题的，作品从作者这里完成之后不算艺术创作的最后完成，充其量只算一半，剩下的一半要通过接受者的参与去完成，因此接受者也成了“作者”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个理论揭示了艺术创作的复杂性，强调作者创作不能无视接受者的重要性，你的创作必须通过他们的接受与评说才能实现作品的价值与意义。从接受者来说，你们的接受力，你们的审美趣味、审美眼光也需要培养和提高，因为你们的评说和意见关系到作品最终的生死存亡。看起来——的确也是——把双方的责任和使命分析清楚了，为作品最终的成败存亡解释了最后的原因。但在现实中，问题极其容易简单化。仍以书法为例，从作者来说，这样一来他的创作就难免要主动去适应甚至讨好接受者的眼睛，加之展览会的特殊展示形式、生活节奏的加快、所谓“艺术作品”的极度泛滥，力争短时间内去迅速占领接受者的眼球渐渐成为作者最强烈的愿望与追求，这种情形下，作者一端将书法艺术定义为“视觉艺术”便顺理成章，甚至“形式即内容”“形式至上”的说辞也合情合理，最后，摆字、画字、做形式、做效果直至弄成了游

戏和娱乐。古人最忌讳的就是把书法弄成雕虫小技，现在很多书法家笔下“虫”都不愿雕，为了刺激眼球，直接复制古人，甚至“随地大小便”。再从接受者一边说，人人自信自己的眼睛，既然眼睛的视力、视觉正常，自认为眼力和眼光当然也就正常，无数双如此自信的眼睛构成了一道无形的巨网，至于捞上来的究竟是哪路鱼鳖虾蟹，就只有天知道了。吴冠中老先生年届九十还大声疾呼，当下文盲少了但美盲多了！有几个“接受者”能对照自己做一番检讨提高的呢？许多人眼中，吴老头不过说几句疯话罢了。当然，把这笔账统统算在“接受美学”头上固然不妥，但既然作者自己认定搞的是“视觉艺术”，大家“视觉视觉”你的所谓创作还能冤枉了你不成？

所以，我固执地认为，书画艺术本质上说不应该是“视觉艺术”，而应该是“眼力艺术”或“眼光艺术”。从作者来说，不是不应该关注和重视接受者，而是不要仅仅关注和重视接受者的“视觉”，更不要祈求满足所有接受者的“视觉”，最重要的是关注和重视他们当中的某一类眼力和眼光。东坡先生当年在卷子后面留一段空白，说“五百年以后人来作跋”，散之老人喜欢说“三百年以后见分晓”，正是这个意思。因为他们知道自己已经超越了许多同时代人的眼力、眼光，却又仿佛看见了若干年之后的眼力、眼光。那个眼力、眼光像一颗颗明亮的星星，一会儿闪烁在远远的天上，一会儿酝酿在他们自己的胸中，催发着他们的创作激情，照耀着他们坚定而孤独地一步步走向艺术巅峰。所以，视力、视觉不厉害，

拥有一种真正的眼力、眼光才不得了。这又回到“接受者”这边，能否具备这样一双让创作者钟情的、真正厉害的眼力、眼光不取决于你的视力和视觉的正常与否，而是取决于眼睛背后的理解、感悟能力的高低，这是一种并非人人都有的特殊的能力，倘若我没有这种能力，第一我觉得很正常，第二我觉得不丢人，千万不必打肿脸充胖子刚愎自用。据说成都某次陈子庄遗作展上，一位白发将军站起来痛心疾首地“检讨”——“我犯了错误，我有罪，我当时在成都军区任要职，竟然不知道这样一位大师，而且贫困潦倒受冻受饿。如果知道，我有的是高级宾馆和酒店供他享用。”想想，陈子庄活着的时候，两毛钱一张的画没人要，某人家存有上百张陈子庄的画作竟然全部用来糊墙擦屁股，陈子庄至死连个省级美协都加入不了。所以，那位老将军不必自责，全社会的人包括书画界的名流，眼睛都是亮亮的、大大的，只是眼力、眼光不济，又能奈何？要怪就怪陈子庄走得太远太高，怪陈子庄生错了时代，特别是怪他老人家不懂“视觉艺术”，没能以作品的“视觉冲击力”迅速占领广大“接受者”们的眼球。

由此看来，“视觉艺术”云云终究是不太妥当的，想把事情弄清楚却最终把事情弄低浅了。也由此看出，“眼睛”是靠不住的。既然眼睛靠不住，就不如在书画作品面前索性闭了眼睛。所以我又极其赞成这样的“看”法——闭上眼睛看！

这里说的“闭上眼睛看”有三层意思：其一，面对某件具体作品的时候，尽量把眼睛的自然功能拿开，把心灵打开，

让心灵晤对。我们的古人曾经认定“心”是思维器官，因此有“心想”这个说辞，这个“心”不是指心脏，而是指心性。达·芬奇也曾经推测，大脑管领思维而“心”管领感受。美学家王朝闻有部书的名字就叫《从心上来》，艺术创作是“从心上来”的，欣赏和理解艺术也是“从心上来”的，与眼睛何干？其二，好的作品不是一眼看过过去就好，黄宾虹曾有高论，大意是说，一眼看得出的“好”最多是三流的“好”，

一眼看去一般仔细再看不错的“好”是二流，只有一眼看去不好再看一般，不看却又忘不了，数月乃至数年印象日渐深刻始终挥之不去，最后满脑子只有此最好的那种“好”，才



陈子庄花鸟



陈子庄山水小品两幅

是真正一流的“好”。因此，闭上眼睛看也就是眼睛离开作品之后作品依然印在脑子里挥之不去，不仅挥之不去，而且越思越想越有一种妙不可言的韵味，这样的作品才是真的好，能体味出如此“好”来才是真的会看会赏。正所谓，行家一出手便知有没有，能知“有没有”才是真行家。其三，只有闭上眼睛才能充分打开身体的感觉、触觉、味觉等器官，所以人们陶醉于回忆、美味、画意、诗意之中时，往往不由自主地闭上眼睛摇头晃脑，使那种刹那间的醉意得到延伸和放大。就拿书法来说，好的作品中点画线条不仅有表情、会呼